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肖希明 石庆功

摘 要 沈祖荣沈宝环父子分别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教育先驱,他们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在不同时空下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来源于他们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图书馆活动实践和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事关国家的荣辱兴衰;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本土化,提倡通才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多种方法教学,在理论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与时俱进,注重培养图书馆职业精神等,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体系。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激励学生坚定对图书馆事业的信念,推动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培养通才式的图书馆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并为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参考文献 60。

关键词 沈祖荣 沈宝环 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图书馆学教育史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250.9

On Shen Zurong and Shen Baohuan'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XIAO Ximing & SHI Qingong

ABSTRACT

Shen Zurong(Tsu-Yung Seng)and Shen Baohuan are the pioneer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rea respectively, who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ir works and original archives, related newspapers, biographies, comments, interview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ferr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main content of thei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and Shen Baohuan'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are formed firstly by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a bl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secondly by the summary,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of their long experience in the library cause and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Their education thought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involve various a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ese thoughts ar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Cultural Impact”(No. 17ZDA295)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石庆功,Email:Freesqg@163.com,ORCID:0000-0002-8113-016X(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HI Qingong,Email:Freesqg@163.com,ORCID:0000-0002-8113-016X)

inter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thus form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mainly includes: 1) The library cause is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s honor and disgrace, and the key to its development i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2) The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s crucial and inevitabl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Foreign experience i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be referenced but not copied; 3)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s a gener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library science, students should also have som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other disciplines; 4)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5)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adopt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6)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move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society; 7)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not only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and Shen Baohuan'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houghts lies in that: 1) they can inspire library science educators and students to establish firm belief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library cause; 2) they will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build a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they will enlighten us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60 refs.

KEY WORDS

Shen Zurong (Tsu-Yung Seng). Shen Baohuan. Educational thoughts on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0 引言

沈祖荣(1884—1977)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伟大的先驱之一,他与韦棣华一道创办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开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图书馆教育之父”^[1]。沈祖荣之子沈宝环(1919—2004)是台湾地区图书馆界最杰出的领袖之一^[2],先后担任过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台湾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台湾中山大学教授、世新大学教授、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以及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兼任教授,培育出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3],对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教育贡献巨大,被誉为“台湾图书馆界的巨擘”^[4]“台湾图书资讯学造塔人”^[5]。

中国图书馆界对沈祖荣及其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与思想的研究,最早见于1981年张遵俭的《回忆沈绍期师》,该文回顾了沈祖荣关于图书

馆员职业精神、个人品德以及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6]。1983年,台湾地区的严文郁发表《图书馆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为其百年冥寿而作》一文,回忆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筚路蓝缕、艰辛维持的历程与图书馆学教育成就,首次将沈祖荣称为“图书馆教育之父”^[1]。美国学者 Cheryl Boettcher 在 *Samuel T. Y. Seng and the Boon Library School* 中指出,沈祖荣的教育思想旨在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一思想源于“他对图书馆专业的高标准服务的认识”^[7]。陈林从沈祖荣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认知、中西结合的教育道路、全面性培养以及多层次办学四个方面总结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8]。刘应芳对沈祖荣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土化思想进行了简略阐述^[9]。1990年,程焕文撰写长文,回顾和讨论了沈祖荣在文华图专期间注重图书馆学课外教学与实践的教育理念^[10]。随后,程焕文的专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该书对沈祖

荣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11]256-266。

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大陆图书馆界才开始认识和关注到沈宝环先生。大陆学者主要以访谈和传记的形式介绍沈宝环。访谈类如程亚男《沈宝环教授访谈录》^[12];传记类如何建初《无愧的导师沈宝环教授》^[13]、程焕文《两代巨擘、世纪绝唱:我所敬慕的沈宝环先生》^[14]。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学者也在20世纪80—90年代和沈宝环逝世以后,撰文介绍和纪念沈宝环先生,如《图书馆界的巨擘:访台湾大学图书馆系暨研究所沈宝环教授》^[4]、丁樱桦《心中有爱的学者:专访图书馆学巨擘沈宝环教授》^[15]、黄媛《图书馆——永恒的服务:访中国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沈宝环》^[16]、何光国《恂恂儒者沈宝环教授》^[17],以及庄道明《图书资讯学造塔人:沈宝环教授》^[5]等。两岸学者对沈宝环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对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只是在论述他的贡献时有所涉及,缺乏更系统深入的总结和阐释。而对于沈氏父子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历史定位与现实价值,则缺少深入的研究。

2020年是文华图专创建100周年,沈祖荣先生是主要创办人并为之付出毕生的心血,2019年则是沈宝环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此为契机,本文对沈祖荣沈宝环父子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总结,这既是对图书馆学教育先驱的缅怀与纪念,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回顾和重温历史,为当前及未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1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来源

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是受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自身的教育背景,以及从事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实践活动影响而形成的,具体来看,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1 来源于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1901—1907年,沈祖荣就读于武昌圣公会思文学校(1903年更名为文华书院),1907—1911年则就读于文华大学文科。这些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以宗教教育为主,同时也开设中国儒家经典、科学知识以及英语等课程。这种中西结合教育的浸润,使沈祖荣不仅接受了宗教服务社会精神的洗礼,也领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既获得了科学知识的启蒙,也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这把打开世界知识之门的钥匙。1914—1916年间,沈祖荣受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国留学并获得图书馆学学位的学生。留美两年,沈祖荣求学的学校是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内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这使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图书馆学教育,而且能够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图书馆实习,耳濡目染图书馆全部的工作流程。美国发达的图书馆事业、先进的图书馆学教育理念和高素质的图书馆员,使他受到深深的震撼,也激发了他在中国兴办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立下“我会为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18]的宏愿。

沈宝环于1940年9月至1942年6月就学于文华图专,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这一时期的课程学习以及家学渊源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图书馆学基础,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19]。1948年,沈宝环赴美国丹佛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师从韦棣华女士的老师赫蕾特·霍韦博士,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接受系统的图书馆学和教育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为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 来源于图书馆活动的实践

1911年,沈祖荣从文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就职于文华公书林——中国最早创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20世纪初,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刚刚出现,沈祖荣在韦棣华的指导下,以文华公书林为“试验田”,几乎从零开始摸索建立了一

整套图书馆工作体系。1917年留美回国后,他深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落后,在韦棣华与其他友人的支持下,赴全国各地宣讲欧美图书馆事业,掀起了一场倡导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这些经历都成为沈祖荣投身图书馆学教育的前奏曲。

1955年,沈宝环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地区,先后任科学资料中心总干事、省立台北图书馆研究馆员、东海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台湾中山大学、淡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其中在东海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长达17年,创建并经营东海大学图书馆,形成独特的模式,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图书馆制度配合大学教育^[17],他在图书馆实践过程中宣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自动化理念等,对台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影响深远^[16]。这些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工作实践,都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沈宝环以后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1.3 来源于图书馆学教育活动的实践

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更直接来源于他们所从事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1920年,由于深感正在兴起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极度缺乏图书馆专门人才,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沈祖荣担任文华图书科教授,更肩负着“进一步发展文华图书科,使之逐渐正规化和制度化”^{[11]42-43}的重任。1929年,沈祖荣接任文华图书科主任;同年,文华图书科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沈祖荣担任校长,直至1953年卸任。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沈祖荣积累了丰富的图书馆学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为他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提供了不竭源泉。

在台湾地区,沈宝环于1972年离开东海大学图书馆,转往彰化教育学院,先后担任该校科学教育及语文教育二系主任共8年。1980年,沈宝环担任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并于1992年开始兼任世界新闻学院图书资

讯科(后改为世界新闻学院图书资讯学系)教授,直至退休^[17]。这些经历是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来源。

2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系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涉及图书馆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2.1 图书馆学教育事关国家的荣辱兴衰

沈祖荣从来都是将图书馆事业和国家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装备多少精良的军团,即使这些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的大学、消闲的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18]。而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关键是专业人才,“专业馆员是推动图书馆伟大事业前进的关键”^[20]，“仅有宣传,依然不足以发展图书馆之事业,尤其要有专门的人才善办此种事业”^[21]；“成功得失,实在于得人与不得人”^[22]，“若无专门人才以扶持整顿于其中,发挥光大,难可预期也”^[23]。图书馆专业人才必须接受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研究专门学识,如图书馆馆长必须是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大凡图书馆经费充足,书籍虽宏富,然而不得其人,其事业终归低落”^[24],如图书馆编目的人“必定受过高等教育,有专门知识”^[25]。沈祖荣还从更高的层次上讨论图书馆学教育的社会地位,“讲求图书馆专业教育,如果以学术、文化、教育的观点去考究它,与其说它是一种简单职业教育,勿宁说它是一种学术专科教育还得当些。图书馆专业训练,固然也注意技术的教学,但因它本身成为这项专门学术事业,乃是与一切学术文化事业和教育事功,不可以须臾离的,是息息相关,脉脉

相承,直截可以说,乃全是学术文化事业和教育之重要的一部分。”^[26]

沈宝环指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各级图书馆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图书馆事业不能高效开展的主要困难,如何培养图书馆员“实为图书馆界当前紧急任务”^[27]。而“图书馆学系(所)无疑是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摇篮”,图书馆学系(所)的建立与发展,有助于图书馆员素质的提高^[28]。

对图书馆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根基。将图书馆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家国情怀倾注于所从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是沈氏父子一生献身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抗战西迁和战后恢复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沈祖荣始终坚持办学,文华图专一直弦歌不辍,也不难理解沈宝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在国外的发展机会,回到台湾地区投身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2.2 图书馆学教育要本土化

沈祖荣从留学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之始就思考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问题。1916年他在美国刊物上发表文章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提倡图书馆学本土化,反对盲目照搬美国图书馆制度,主张培养符合本国国情的图书馆专门人才^[20]。在沈祖荣看来,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是推动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必然选择,依赖海外留学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是不现实的,“海外留学,所费不貲,远涉重洋,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他对海外学习的图书馆学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表示担心,“纵令虚往实归,而桔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各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因此,“欲推广图书馆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建立培养人才之机关”^[24]。沈祖荣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思想也体现在他任文华图专校长后对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教学内容、教材

以及学制设置等方面的本土化改革。他指出图书馆学课程设置要“中西兼备”,立足于中国本土现状需求^[26]。同时,通过查阅当时沈祖荣拟定的文华图专的课程体系可以发现^[29],1929年文华图书科设置的课程有20门,其中6门课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谢灼华认为,该课程体系设置结合中国图书馆的实际工作需要,融合中西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整个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进行系统化和逻辑化构建,使图书馆学教育更贴近中国图书馆本土事业^[30]。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沈祖荣还将西方图书馆的组织、管理、行政、方法等内容,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和转化,以适应中国图书馆的本土情况^[9]。教材建设方面,沈祖荣强调“教材以编纂适合我国图书馆需要之题材为原则……不必尽仿外国课本之教材内容”^[31]。学制方面,参照当时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本科制”学制,并改文华图书科时代兼修图书馆学制度为专修制度,提高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专深化^{[11]61}。

沈宝环也始终坚持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他认为,美国是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员人才培养都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27]。但是,图书馆学教育必须要了解并关注本身的文化背景,“自国外移植而来的理论与经验,未必全然适合国内当前的现状,在开设课程时应顾及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文化背景,缩短其认知与日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4]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究竟应该多办图书馆学训练班以期速成,还是成立图书馆学系一劳永逸,亦或是设置图书馆学研究院以配置最优秀的领导人才,都必须“针对国情详予考虑”,“仅可参考其成败得失,而不必刻板似的抄袭其结论”^[27]。在20世纪90年代,沈宝环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图书资讯界的“高级专业人才和师资都可以自力培育”的殷切渴望^[32]。

本土化是沈祖荣一百年前就提出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沈氏父子对图书馆学教育发展道路的一致认识。难能可贵的是,沈氏父子本来都是深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熏陶

的留美学人,但他们并没有食洋不化,没有对国外的东西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借鉴和利用,这主要源于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切实把握。

2.3 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是沈祖荣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又一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沈祖荣对文华图专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精神培养、实践技能培养、研究能力培养以及知识面的扩展等方面。专业知识教育方面,文华图专建立以后,重新拟定了招生制度,专收大学二年级肄业以上的学生,也有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入学的,入学后再接受两年专业图书馆学训练^[33]。这一举措使学生除了具备图书馆学专业以外,还具备其他学科知识背景,适应了图书馆工作的需要^[34]。课程设置方面,沈祖荣任文华图专校长伊始,就基于两年制专科训练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而这一课程体系的设置“欲谋求图书馆新旧中外各方面的融通,实用人才与研究人才双方的供给”^[31],旨在“培养全能的图书馆通才”^{[11]263}。课程分为两学年四个学期,共计五十三门课程,除目录学、参考书举要、编目学、分类法、图书馆学研究法、图书馆史略等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西方打字法、簿记与会计、博物馆学、档案管理法、国术以及多门外语课程^[29]。此外,“于入学前在大学所修习课程成绩欠佳者,更须有补充其图书馆学以外普通学识之必要”^[31]。职业精神培养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沈祖荣要求“对学生的德、智、体方面,应有经常的观察、审核与测试”^[35],强调在进行图书馆学专门教育与训练的同时,必须关注学生“热烈感情、服务精神两要素”“对应届毕业生应付出必要的精力,加强服务品德的教育,如尊重领导,团结同仁,热情接待读者,注重馆际协作等”^[36]。实践技能培养方面,借助文华公书林增加学生在图书馆学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机会^[37]。为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在设置英语为必修课程之外,沈祖荣还多

次邀请外籍教员和留学归国教员为文华图专学生讲授法语、德语和日语等,供学生自由选择^[29]。学生研究能力培养方面,沈祖荣于1929年1月创办《文华图书科季刊》(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为文华学生提供图书馆学研究阵地,并确定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办刊方式^[36]。知识面的扩展方面,沈祖荣于1929年创办“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群育讨论会”,确定群育讨论会的宗旨,邀请中外学者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演讲和互动讨论;论题包罗万象,既有古今中外图书馆学和相关专业学科知识,也会涉及时政、哲学、宗教、法学、文史、卫生等其他方面,群育讨论会一直持续到抗战西迁^[38]。至于通过体育教育和参观游学来增强学生体魄、陶冶学生情操方面,则贯穿于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的日常教学与学校管理之中^{[11]75}。此外,据相关当事人回忆,文华图专还举办过关于“通才与专才”的辩论比赛^[39]。

沈宝环也主张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教育。他系统分析了图书馆学必须进行通才教育的原因,并对图书馆学通才教育的具体实施进行过探讨与实践。沈宝环指出,图书馆学通才教育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趋势,图书馆学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广义的图书馆学本来就包括天下所有学术,“时代对良好图书馆员的需求已不尽止于分类、编目、出纳、排架、打字等技术业务,优秀的图书馆员必须对其他学科,尤其是基本的普通科学,有适当的研究。”^[27]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职业的图书馆员,造就有职业技术的行政人员,以及培养图书馆学系(校)的师资,为实现这一目的,图书馆学教育就必须肩负起通才教育的使命,“高级的图书馆员,不应该是一个细枝末节——如书籍的流通分类的专家……他必须有着书籍上、人事上、社会教育各种的知识。诸如此类的需要,便只有借重通才教育来满足了。”^[40]沈宝环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施通才教育。其一,设置一种特定的课程,建议“在拟议的课程中,要有十个小时通才教育的

规定。在这种通才教育中,要介绍三门课程,即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文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每门课都要涉及基本的观念、原则、问题以及人类知识各主要领域的方法”。其二,把通才教育设置在特定的课程之内,使特定的课程之中既包含着职业课程,也有通才教育^[40]。此外,沈宝环鼓励并带领学生在学习之余积极参与学术性社团,鼓励学生多与学术界联系,了解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等,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12]。

通才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教育观念。由于图书馆职业所从事的是对不同学科知识载体的搜集、组织、管理、开发和检索利用,因此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杜威时代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并不是通才教育,深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影响的沈祖荣在文华图专建立初期就实施通才教育,这不能不说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创新之举。至于沈宝环这位美国的教育学博士,对通才教育这种现代教育观念无疑十分熟稔,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图书馆学教育也就顺理成章了。

2.4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沈祖荣认为,“图书馆学为实用科学”^[36],因此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41]。沈祖荣这一教育思想在其制订的课程体系和设计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文华图专成立之初沈祖荣制订的课程体系中,每学期都安排有8个学分共计320个小时的“实习”课程,实习课程时长在所有科目中位居第一^[29]。同时,当年的文华公书林既是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也是文华图专的教学实习基地^[42],从1929年起,沈祖荣以图书馆学“学贵切用,尤在实行”,提议“组织一编目股,将公书林旧有中国书籍四十余箱分类整理,股中一切计划、预算、采办材料用具,分配工作事宜,均由本级同学自动办理……每星期工作四小时,每人轮流做股长一次”,以培养学生将来“实地做事”的能力^[37]。1930年上半年,沈祖荣又在文华公书林韦氏参考室设立了询问处,作为1930年上学期实习工作的

重点^[43]。此外,沈祖荣还于1932年春组织“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生服务团”(Boone Library School Students Service League),宣传图书馆事业,办理巡回文库,实施民众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43]。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沈宝环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图书馆学系(校)没有把理论与实际并重,也没有把二者结合起来。针对这一问题,沈宝环主张通过图书馆学相关课程的调整予以解决。此外,沈宝环还鼓励研究,他认为图书馆员的教育需要一种批评的方法,图书馆职业不仅需要训练有素的补充人员,也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他们能够有效地批评、增益和改进职业上的知识和技巧,并且可以“利用指导研究(基本的)图书馆员教育上的问题的方法,来执行这种任务”^[40]。上课之余,沈宝环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来培养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如他带领学生对乡镇图书馆进行调研,之后要求每一位学生撰写论文,结集出版^[5]。

图书馆学是致用之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教育相比,图书馆学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文华图专正是秉持这种办学理念,培养的学生以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并重见长,这种优势和特色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受到业界的赞誉^[44]。

2.5 图书馆学教育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在沈祖荣的带领下,文华图专综合采用课堂讲授、实习、参观、演讲和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培育面向职业需求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实习分为课内实习和课外实习两种,课内实习以打字课为主^[43],课外实习包括在编目股^[38]和韦氏参考室询问处实习,以及组织巡回文库和民众教育活动等^[45]。随着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专业实习在课程中所占时间越来越多,形成了与课程相配套的实习教学体系。在1938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一览》中,列有8学分的实习课,这项实习学分专限于课外

实习,每周举行2次,每次2小时,实习两年,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周期,其内容包括44个图书馆专业项目^[29]。沈祖荣还重视组织学生参观多种类型图书馆以及报馆、书局、兵工厂、水电厂等行业机构,让学生直观了解图书馆运作流程和业务技能,帮助学生认知在真实社会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状态^[46]。演讲的教学方法突出体现在1929年沈祖荣专门成立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群育讨论会”^[38]方面。西迁重庆以后,沈祖荣还实施了导师制度、劳动服务、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47]。

沈宝环认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方法至少有11种,即演讲、全班讨论、小组指导研究、实验工作、实习工作、问题研究、论文写作、旅行参观、电影、小组讨论、讲习会,但在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两个阶段所应用的教育指导方法应存在差异。两个阶段都应该采用较为积极主动的教学方法,如做有系统的演讲和指定合适的读物。但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应该特别注重小组指导研究、全班讨论和研究技巧。小组指导研究的教育方法,其价值主要在于对高深研究的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全班讨论的方法也叫问答法,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学生听讲、课外读物和指定工作中知识吸收的程度;论文写作方法,要求学生以清楚、简明和合乎逻辑的方式描述观察和调研的情况,研究和分析特定问题,教授应该充分说明要求,并培养学生选择题目、收集和选择材料、判断不同题目价值的能力^[40]。

任何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去实施,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教学方式与方法是教育思想的载体,也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沈氏父子所采用和总结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多种教学方法,成功地将他们的本土化的思想、通才教育的思想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贯穿到图书馆学教育的过程之中。

2.6 图书馆学教育要与时俱进

图书馆学教育要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文华图

专办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文华图专一开始是模仿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模式创办的,明显带有美式的实用主义色彩,重视技术方法的训练而忽视理论的探索。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祖荣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应改变图书馆教育中一味对“术”的重视,转而向“道”“术”并重发展^[48]。在课程设置方面,沈祖荣于1929年任文华图专首任校长之初,就顺应时代要求开拓创新,借鉴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陆续对图书馆学课程进行调整和扩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合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29]。学制方面,1930年,为适应中国图书馆界的现实需求,沈祖荣在文华图专专门附设图书馆学讲习班,修业时间为1年,创建了专业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形式^{[11]61}。此外,沈祖荣还结合当时中国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困境与发展状况,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师资、学生的资格与程度以及教育经费等如何适应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进行过专门研究^[26]。随着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变化,沈祖荣又于1938年提出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要区分“高级人才和初级人才”,采取分阶段培养的策略^[49]。

沈宝环十分重视图书馆学的趋势与发展,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主动适应国际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沈宝环发表《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的问题》一文,在台湾地区首先提出图书馆“自动化”的概念,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理念^[50]。后来,在图书馆“自动化”以及“资源共享”^[51]的基础上,又提出“图书馆学是一种偏重行动的科学、图书馆学是一种不断变动的科学和图书馆学是一种进入自动的科学”^[52]的论断,这一论述诠释了图书馆学丰富的内涵与不断进步的本质,为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野^[15]。1975年,沈宝环提出要有系统地开设咨询方面的课程。他指出,图书馆学系虽然都开设有咨询方面的课程,但是只有对咨询方面的课程进行系统的安排,

才能够“使学生获得全面的认识,而不致使学生在许多片段的认知中探索”^[4]。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图书馆的工作方式被彻底变革,针对此种情况,沈宝环敏锐地指出图书馆员“要重视机械(如电脑)的运用,有计划地培养自己的书本知识,工作重心要在于训练自己成为追踪(search)资料的专家”^[53]。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之一就是“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54]。图书馆业态在不断发展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也要与时俱进。无论是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的办学实践,还是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一系列论述,都表明他们从不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而是审时度势,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致力于图书馆学教育与时代同行。

2.7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培养图书馆职业精神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这是沈祖荣一以贯之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沈祖荣将图书馆职业精神概括为“有极热烈之情感,伟大的服务社会之精神”^[36]。他强调图书馆学教育不仅仅要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各种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牺牲精神、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忠诚于图书馆事业和崇高的服务精神^[18]。为教育学生树立优良的服务道德,沈祖荣特别开设服务道德一课,并亲自讲授^[55]。1930年,沈祖荣将文华图专校训以及校歌的主旨定位于“智慧与服务”^[56]。程焕文将沈祖荣的图书馆事业精神精辟地概括为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图书馆事业以及伟大的服务精神四个方面^{[11] 267-279}。通过梳理史料,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沈祖荣所强调的这些职业精神在他所倡导和实践的图书馆学教育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沈祖荣注重培育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教育思想也通过多种途径跨越时空地影响着中国大

陆以外的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57]。沈宝环一直以来都鼓励学生“把图书馆视为终身志业”^[15],并在教授学生相关课程时十分强调职业精神,对学生的终身职业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58]。他认为所培养的图书馆员要“对他所担任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他应该对图书馆有一种深刻的了解,他要晓得这种机构的产生,乃是有着长远和光荣的传统的”^[40]。

敦品笃学,德艺双修,从来就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也是人才培养的最高境界。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沈氏父子,将这一教育理念贯穿于他们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活动之中,在海峡两岸成功地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图书馆人才。当年的文华学人,大多成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馆事业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享誉世界的图书馆学家。沈宝环在台湾地区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大多成为今天活跃在台湾地区图书馆界的翘楚。

3 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沈祖荣沈宝环已作古多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也早已今非昔比。在世界图书馆学情报学(LIS)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大势中,今日中国的LIS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多种挑战。诚然,时过境迁,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些具体做法,今天已不必照搬,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梳理和重温沈祖荣沈宝环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沈祖荣沈宝环以国家富强为己任,矢志不渝献身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致力于培养学生对图书馆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职业精神,这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特别需要提倡的崇高精神。沈祖荣当年是怀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情怀投身图书馆学教育的,他认定了图书馆具有普及

教育、启迪民智、改良社会、救国救民的作用,“如欲立国于世界,则图书馆事业实为立国之先导也。夫国家之命脉,悬于文化,文化之来源,根于图书。”^[22]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最切要者乃是有得力之馆员将此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为此,沈祖荣与韦棣华一道创办了文华图专,并将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使命。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强调“任事忠诚”,即忠诚于图书馆事业的职业精神。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沈宝环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沈祖荣沈宝环提倡的教育理念在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外iSchool运动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出现了“去图书馆化”的倾向^[59]。许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不以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为职责,在宣传自身的业绩时,也刻意突出在非图书馆行业就业的毕业生,而淡化为图书馆事业培养的人才。这就使学生对在社会认识上地位本来就不高的图书馆学,更缺乏学科自信,难以建立起对专业的认同感^[60],更谈不上对图书馆事业的忠诚。因此,今天重温沈祖荣沈宝环“忠诚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不忘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牢记为国家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是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特别需要提倡的。

第二,沈祖荣沈宝环所倡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是我们今天仍需要努力完成任务。早在一百年前沈祖荣留学美国时,就发出过“中国能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的诘问,认为美国图书馆模式固然先进,但对中国而言,只能根据国情借鉴吸收,不能全盘照搬。沈祖荣在文华图专的办学实践中,也在学制、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活动等方面,努力体现中西结合的特点。沈宝环也主张,图书馆学教育要“了解并关注本国的文化背景”。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中,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人为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付出过努力,但这个任务今天仍没有完成。

特别是近年来,甚至让人们感到更偏离了这个目标。更多的学者在“与国际接轨”的理念影响下,将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方法、教育体系、评价标准等当作金科玉律,更多的学校或院系将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课程“清”出了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少,离中国国情越来越远。因此,今天重温沈祖荣沈宝环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思想,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教育体系,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三,沈祖荣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式和方法的思想,对于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沈祖荣沈宝环都主张图书馆学教育是通才教育。他们对于“通才”的理解,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不仅知识面要广博,而且要熟练掌握各种图书馆工作技能,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服务”精神。他们将这一教育理念贯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活动安排等各个环节之中,并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成功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学科在不断分化而又不断交叉,社会分工在不断细化而又不断综合,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才”。在新的技术环境中,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和管理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始终定位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就是“通才”。目前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一些举措,比如按大类招生,先学一年一级学科基础课,再分专业学习专业课,设置大量通识课供学生选修,开设各种学科前沿讲座,加大实践类课程的比例等,都可以从当年文华图专的办学实践中找到某种渊源。由此可见,沈祖荣沈宝环关于图书馆学专业通才教育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文华图专创建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一百周年。

参考文献

- [1] 严文郁. 图书馆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为其百年冥寿而作[G]//严文郁先生八秩华诞庆祝委员会. 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 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 1983: 253-258. (Yan Wenyu. Mr. Shen Zurong,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for his centenary of longevity [G]//Mr. Yan Wenyu's 8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Committee. Library science anthology of Mr. Yan Wenyu. Taipei: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Fur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983: 253-258.)
- [2] Ching-chih Chen. Remarks on Prof. Harris Seng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998, 4(3): 84-85.
- [3] 民生报. 台湾图书馆界前辈沈宝环在美国病逝[N]. (台湾)民生报, 2004-09-14(A10). (Minsheng Daily. Shen Baohuan, the predecessor of Taiwan's library world, died of ill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 (Taiwan) Minsheng Daily, 2004-09-14(A10).)
- [4] 图书馆界的巨擘: 访台湾大学图书馆系暨研究所沈宝环教授[J].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刊, 1986, 3(3): 60-63. (Big category in library world: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hen Baohuan,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Taiwan University [J]. Taipei Municipal Library Journal, 1986, 3(3): 60-63.)
- [5] 庄道明. 图书资讯学造塔人——沈宝环教授[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讯, 2003(1): 9-16. (Zhuang Daoming. Professor Shen Baohuan, the architec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sletter, 2003(1): 9-16.)
- [6] 张遵俭. 回忆沈绍期师[J]. 图书馆学通讯, 1982(2): 86-87. (Zhang Zunjian. Recalling Teacher Shen Shaoqi [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2(2): 86-87.)
- [7] Boettcher C. Samuel T. Y. Seng and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J]. Libraries and Culture, 24(3): 269-294.
- [8] 陈林. 沈祖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思想与现实意义[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4(4): 99-101. (Chen Lin. Shen Zurong's though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4(4): 99-101.)
- [9] 刘应芳. 沈祖荣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念及实践[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 54(19): 145-148. (Liu Yingfang. On idea and practice of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of Shen Zurong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0, 54(19): 145-148.)
- [10] 程焕文. 一代宗师 千秋彪炳——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续)[J]. 图书馆, 1990(6): 60-64, 73. (Cheng Huanwen. A generation of master: Shen Zurong, 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continued) [J]. Library, 1990(6): 60-64, 73.)
- [11]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7. (Cheng Huanwe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hen Zurong, 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97.)
- [12] 程亚男. 沈宝环教授访谈录[J]. 图书馆, 1996(1): 27-28. (Cheng Yanan. Vist Prof. Shen Baohuan [J]. Library, 1996(1): 27-28.)
- [13] 何建初. 无愧的导师沈宝环教授[J]. 图书情报知识, 2007(1): 108-109, 111. (He Jianchu. In loving memory of Professor Shen Baohuan [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7(1): 108-109, 111.)
- [14] 程焕文. 两代巨擘、世纪绝唱: 我所敬慕的沈宝环先生[J]. 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1999(12): 87-98. (Cheng Huanwen. Mr. Shen Baohuan whom I admire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999(12): 87-98.)

- [15] 丁樱桦. 心中有爱的学者——专访图书馆学巨擘沈宝环教授[J]. 图书馆论坛, 1994(5): 8-9, 38. (Ding Yinghua, a scholar with love in heart;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hen Baohuan, a giant of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Forum, 1994(5): 8-9, 38.)
- [16] 黄媛. 图书馆——永恒的服务: 访中国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沈宝环[J]. “中央月刊”, 1991, 24(1): 39-40. (Huang Yuan. Library- eternal service: an interview with Shen Baohuan, president of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 “Central Monthly”, 1991, 24(1): 39-40.)
- [17] 何光国. 恂恂儒者沈宝环教授[J]. 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 1998, 4(3): 74-83. (He Guangguo. Professor Shen Baohuan, a confucianist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1998, 4(3): 74-83.)
- [18] Tsu-Yung Seng.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librarian in China[J].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16, 12(1): 19-24, 13.
- [19] 梁建洲, 廖洛纲, 梁贻如. 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3. (Liang Jianzhou, Liao Luogang, Liang Zhanru. Collected works of Mao Kun on library science and archive[M].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 [20] Samuel T Y Seng.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J]. The Library Journal, 1916, 6(41): 381-388.
- [21] 沈祖荣. 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29, 2(1): 159-175. (Shen Zurong. Experience of the past 19 years in Boone Librar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 2(1): 159-175.)
- [22] 沈祖荣. 图书馆教育的战时需要与实际[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 4(13): 4-6. (Shen Zurong. Needs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wartime [J].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39, 4(13): 4-6.)
- [23] 沈祖荣. 参加国际图书馆第一次大会及欧洲图书馆概况调查报告[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9, 3(5): 3-29. (Shen Zurong.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ngress and the survey report of European libraries [J].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9, 3(5): 3-29.)
- [24] 沈祖荣. 民国十年之图书馆[J]. 新教育, 1922, 5(4): 783-797. (Shen Zurong. Library of the deca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 New Education, 1922, 5(4): 783-797.)
- [25] 沈祖荣. 图书馆编目之管测[J]. 图书馆学季刊, 1927, 2(1): 73-79. (Shen Zurong. Management and measurement of library cataloguing [J]. Library Quarterly, 1927, 2(1): 73-79.)
- [26] 沈祖荣. 谈图书馆学专业教育[J]. 湖北教育月刊, 1935, 2(4): 66-75. (Shen Zurong. Talking abou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J]. Hubei Education Monthly, 1935, 2(4): 66-75.)
- [27] 沈宝环. 图书馆员培养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1956(6): 3-4. (Shen Baohuan. Training of librarians [J]. Journal of Chinese Library Society, 1956(6): 3-4.)
- [28] 沈宝环. 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M]. 台北: 学生书局, 1988: 287-294. (Shen Baohuan.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y cause [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88: 287-294.)
- [29] 文华图书馆学专修学校. 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六年度)[M]. 文华图书馆学专修学校, 1937. (Boone Library School. A list of Boone Library School[M]. Boone Library School, 1937.)
- [30] 谢灼华. 特点和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J]. 图书情报知识, 2009(1): 125-129. (Xie Zhuohu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9(1): 125-129.)
- [31] 沈祖荣.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图书馆教育组报告及意见书[R]. 自刊本. 1933(8). (Shen Zurong.

- Report and opinion of the library education group of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R]. Self-published. 1933(8).)
- [32] 沈宝环. 近年来台湾的图书馆学教育[J]. 书目季刊, 1987, 30(4): 60-63. (Shen Baohua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J]. Bibliography Quarterly, 1987, 30(4): 60-63.)
- [33]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图书馆学助学金规程[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6(6): 11-12.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Regulations for library scholarship gran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J].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6(6): 11-12.)
- [34] 彭斐章. 文华图专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J]. 图书馆, 2001(2): 2-6. (Peng Feizhang. Boone Library Schoo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J]. Library, 2001(2): 2-6.)
- [35] 沈祖荣.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3, 5(3/4): 261-266. (Shen Zurong. Improvement of library cause in China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3, 5(3/4): 261-266.)
- [36] 沈祖荣. 我对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29, 1(1): 3-6. (Shen Zurong. Several hopes for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 1(1): 3-6.)
- [37]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本社消息[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29, 1(4): 473-474. (Boone Library School. News from our agenc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 1(4): 473-474.)
- [38]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校闻[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2, 5(3): 507. (Boone Library School. School news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2, 5(3): 507.)
- [39] 张明星. 难忘母校 缅怀恩师[J]. 图书情报知识, 2007(3): 109-110. (Zhang Mingxing. Unforgettable alma mater and teacher [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7(3): 109-110.)
- [40] 沈宝环. 论图书馆学研究教育的课程标准[J]. 图书馆学报, 1961(7): 1-26. (Shen Baohuan. O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961(7): 1-26.)
- [41] 彭斐章. 文华回眸[G]//肖希明. 图书馆学研究进展.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14. (Peng Feizhang. Review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G]//Xiao Ximing.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4.)
- [42] 陈传夫, 董有明. 求实奋进 共谱新篇——从文华图专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1920-2010)[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53. (Chen Chuanfu, Dong Youming. Seeking truth and striving to make a new chapter: from Boone Library School to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53.)
- [43]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本科消息[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0, 2(1): 133-134. (Boone Library School. News from our specialt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0, 2(1): 133-134.)
- [44] 彭敏惠. 论文华图专的学术风格及其深远影响[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1): 109-118. (Peng Minhui. Academic style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 37(1): 109-118.)
- [45] 编者. 第一卷总索引[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29(4): 1-6. (Editor. Volume 1 general index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4): 1-6.)
- [46] 编者. 本科消息[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0(2): 269-270. (Editor. News from our specialt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0(2): 269-270.)
- [47] 沈祖荣.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近况[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2, 16(2/4): 7-8. (Shen Zurong.

- Recent situation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J].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42, 16 (2/4): 7-8.)
- [48] 刘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思想的特征、影响和局限[J]. 图书馆建设, 2011(12): 29-33. (Liu Liang. Characteristics, impacts and limita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1(12): 29-33.)
- [49] 沈祖荣. 今后二年之推进图书馆教育[J]. 建国月刊, 1938, 1(2): 169-174. (Shen Zurong. Promoting library education in the next two years [J]. Founding Monthly, 1938, 1(2): 169-174.)
- [50] 沈宝环. 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的问题[J]. 图书馆学报, 1972(11): 311-328. (Shen Baohuan. The problem of library automation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1972(11): 311-328.)
- [51] 沈宝环. 资源共享: 图书馆事业的新趋势[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1985(37): 67-80. (Shen Baohuan. Resource sharing: new trend of library caus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brary Society, 1985 (37): 67-80.)
- [52] 沈宝环. 图书馆事业何去何从 [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7: 67-74. (Shen Baohuan. Where to go for library cause [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97: 67-74.)
- [53] 沈宝环. 图书馆学的趋势[J]. 图书馆学, 1975(2): 1-40. (Shen Baohuan. Trends in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Science, 1975(2): 1-40.)
- [54] 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308. (Ranganathan S R.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8: 308.)
- [55] 梁建洲.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的优越条件[J]. 图书情报知识, 2007(6): 108-110, 85. (Liang Jianzhou. Analysis on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obtain employment of the graduates from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7(6): 108-110, 85.)
- [56] 编者. 本科消息[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0, 2(3/4): 475-481. (Editor. News from our specialty [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0, 2(3/4): 475-481.)
- [57]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续上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6): 61-65. (Cheng Huanwen. Library spirit beyond space and time: Ms. Mary Elizabeth Wood, Mr. Shen Zurong and Mr. Qiu Kaiming of “Three-in-One” and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6): 61-65.)
- [58] 范豪英. 松柏长青——恭贺沈教授宝环八秩华诞[G]//赖鼎铭. 沈宝环教授八秩荣庆祝寿论文集. 台北: 学生书局, 1999: 35-36. (Fan Haoying. Congratulations on Professor Shen Baohuan's eighty birthday [G]//Lai Dingming. Professor Shen Baohuan's eighty birthday celebration papers.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99: 35-36.)
- [59] 肖希明, 李琪, 刘巧园. iSchools“去图书馆化”的倾向值得警惕[J]. 图书情报知识, 2017(1): 19-25. (Xiao Ximing, Li Qi, Liu Qiaoyuan. Be alert to “Delibrarization” in iSchools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7(1): 19-25.)
- [60] 程焕文, 潘燕桃, 张靖, 等. 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3): 14-24. (Cheng Huanwen, Pan Yantao, Zhang Jing, et al. A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3): 14-24.)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石庆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19-06-26; 修回日期: 2019-07-11)